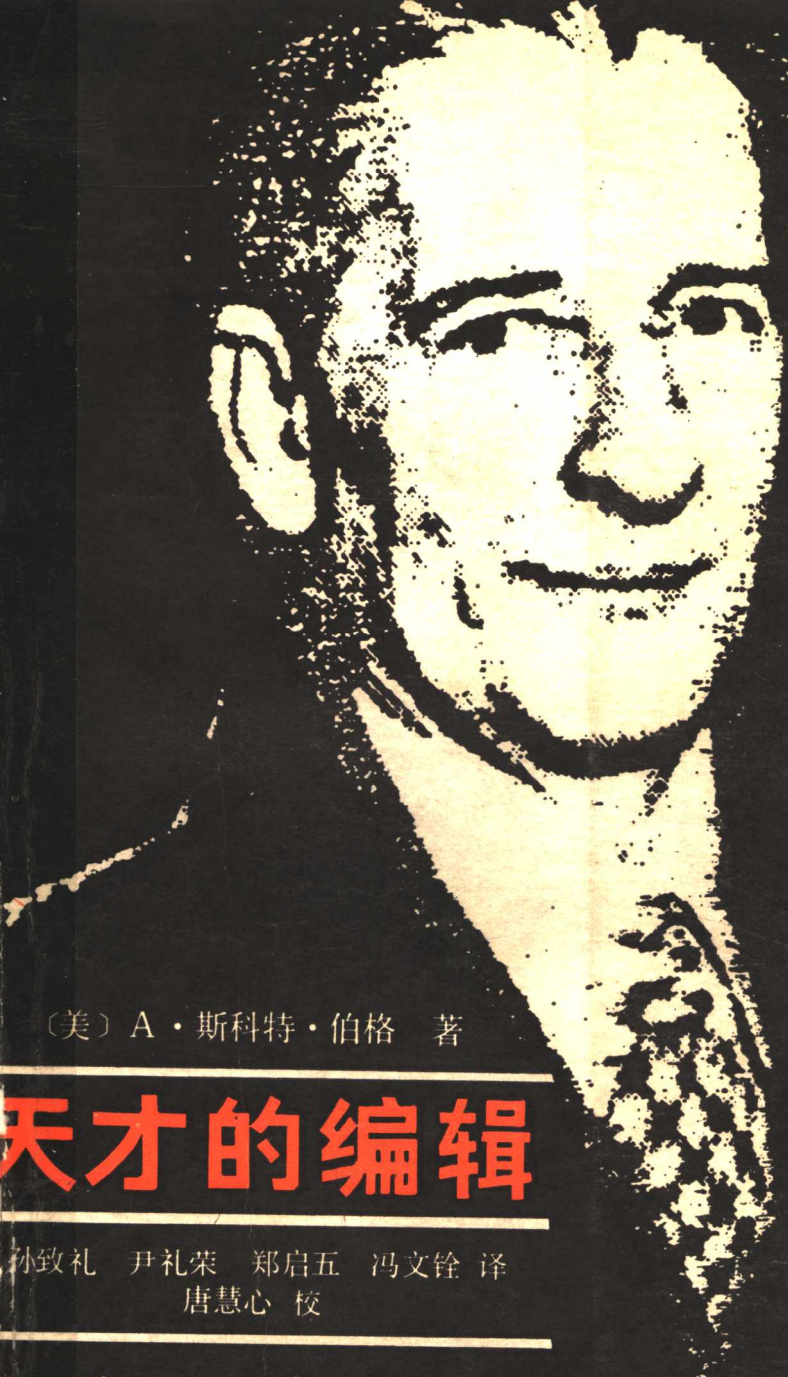




〔美〕A·斯科特·伯格 著

天才的编辑

孙致礼 尹礼荣 郑启五 冯文铨 译
唐慧心 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



〔美〕A·斯科特·伯格 著

天才的编辑

孙致礼 尹礼荣 郑启五 冯文铨 译

唐慧心 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

8713861

K837.12

643

天才的编辑

〔美〕A·斯科特·伯格 著

孙致礼 尹礼荣 译

郑启五 冯文铨

唐慧心 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9.125印张 2插页 425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20

统一书号：10094·668 定价：4.00元

编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所履行的职责是任何一个办公室的勤杂工也能干得好的，但是，每个月有一次，或者每半年有一次，契机出现了，没有他人，而只有你能够处理。这个时刻就用得着你所受过的全部教育和你的一切的经历，以及你生活里所有的思考。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工作中最单调、最艰苦、最令人激动、最令人恼怒的工作。

他希望成为一个蹲在大将军肩头的小矮子，建议他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而自己却不引起他人的任何注意。

千万不能出版和其他书有相似之处的作品。无论这种相似是多么的无意识，因为模仿货永远是劣等的。

有两种气质使这位编辑名满天下，一是对于一本好书能越过缺点看到优点，不管这些缺点如何令人沮丧；二是任凭困难再大，也能不屈不挠地去挖掘该书的潜力。

他接到越来越多的邀请，要他公开谈论他的编辑业务，他通常都加以拒绝，并且简单地解释一句：“编辑要争取做无名

氏。”

编辑不应该是显要的，或者被人认为是显要的。因为他的生命中最要紧的是作家。

目 录

第 一 章	货真价实	(1)
第 二 章	天 堂	(10)
第 三 章	渊 源	(29)
第 四 章	扩大业务	(52)
第 五 章	新 房 子	(81)
第 六 章	伙 伴	(118)
第 七 章	有个性的人	(149)
第 八 章	一点真挚的帮助	(174)
第 九 章	信心危机	(203)
第 十 章	良师益友	(226)
第 十 一 章	悲 伤	(253)
第 十 二 章	两 性	(280)
第 十 三 章	战胜时代	(315)
第 十 四 章	重返家园	(350)
第 十 五 章	关键时刻	(374)
第 十 六 章	信	(404)
第 十 七 章	悲哀的诀别	(438)
第 十 八 章	在悲风中消逝	(457)
第 十 九 章	事事繁忙	(482)
第 二 十 章	减 员	(523)
第 二 十 一 章	黑灰色的肖像	(549)
第 二 十 二 章	扔帽子	(582)

第一章 货真价实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个下着雨的黄昏，六点过后不久，有个身材修长，头发斑白的人坐在他最喜爱的里兹酒吧里，饮尽了最后一杯马丁尼酒。他觉得自己足以对付前面严峻的考验，便付了钱，站起身，穿上大衣，戴上帽子。他一手夹着一个塞得满满的公文包，一手拿着雨伞，离开了酒吧，冒着倾盆大雨，走进曼哈顿的中心。他径直朝西，走向几个街区外的四十三号街一间沿街的房屋。

在这家沿街的房屋里，三十个青年男女正等着他。他们都是前来补习图书出版课程的学生，该课程由纽约大学邀请双日出版公司总编辑肯尼思·D·麦考密克负责指导。学生们都渴望在出版行业找到立足之地，每周上这研究班的课程，以增加他们的机会。大部分的晚上，总有个把人姗姗来迟。但今晚却不同，麦考密克注意到，在钟敲六点时，每一个学生都在场就坐。他知道这是由于今晚的讲题是图书编辑，而且他邀请来了一位美国最受人尊敬、最有影响的图书编辑，“对此课题讲几句话”。

马克斯韦尔·埃瓦兹·珀金斯对于广大的公众来说是默默无闻的，但对图书界的人们而言，他则是个重要人物，是位英雄。作为编辑，他是无与伦比的。他年轻的时候就发现了不少伟大的天才——象福·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厄内斯特·海明威和托马斯·沃尔夫，并且把他的事业押在他们身上。他蔑视

前辈们制定的鉴赏标准，对美国文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三十六年来，他只与一家出版公司，即查尔斯·斯科里布纳之子公司交往。在这期间，他发现的有天赋的作家，以及将他们的作品付印的纪录，是没有任何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可以与之相比的。麦考密克的几个学生承认说，正是因为珀金斯光辉的范例，才使他们对出版界不胜向往。

麦考密克用手掌拍打着他前面的轻便折叠桌，要全班安静，然后开始上课，讲述编辑工作。他说这项工作今非昔比。过去主要改改拼写和标点，现在更重要的是必须了解该出版什么，如何才能拉到稿件，如何赢得最多的读者。麦考密克说，所有这些，马克斯·珀金斯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文学判断力有着独到的和非凡的敏锐；他那激发作者创作出最佳作品的能力是众所周知的。对待作者，他是一个监工，更是一个朋友，他在各个方面援助他们。如果需要帮助，他就帮助他安排结构，想出书名，构思情节。他象一个心理学者，一个开导失恋的人，一个婚姻顾问，一个职业经理，一个无息贷款人，忠实地为作者服务。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一个编辑在作者的手稿上下那么大的功夫。但他总又始终忠于他自己的信条：“书是属于作者的。”

麦考密克提出，在某些方面，珀金斯对他的职业未必合适：他的拼写很糟，标点也自行其是；至于阅读，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慢得象一头老牛”。但是他视文学为生死攸关的大事，他曾经写信给托马斯·沃尔夫说：“没有一件事能象书那么重要。”

因为珀金斯是他那个时代卓越的编辑；又因为他的许多作者们都是出类拔萃的，还因为珀金斯本人多少有些古怪，于是

便产生了不少有关他的传说，其中大部分源于真实。肯尼思·麦考密克班级里的每一个学生至少听过一种令人屏息静气的描述：珀金斯是如何发现福·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或是司各特的妻子泽尔达有一次如何驾驶着司各特的汽车把珀金斯驱入长岛海峡；或是珀金斯如何要斯克里布纳借给菲茨杰拉德好几千美元，把他从破产中营救出来。据说珀金斯连手稿都没有看见，就同意出版海明威的第一部小说《太阳照样升起》，接着，当手稿寄到时，他为了保住饭碗，又不得不争斗一番，因为里面有一些粗俗的语言。另一则珀金斯的趣闻，最为人津津乐道：他与他那极端保守的出版商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因为海明威的第二部小说《永别了，武器》中几个四个字母的字眼^①发生了冲突。据说珀金斯草草记下几个他想要讨论的麻烦字眼：

“拉屎”、“放屁”、“小便”，就记在桌上的日历里，但没有注意到日历顶端一栏印着“今日要事”。古板的斯克里布纳注意到这张要事单，故意对珀金斯说，如果他需要提醒自己干这些事的话，那他就有极大的问题了。

许多关于珀金斯的传说涉及到托马斯·沃尔夫那豪放不羁的写作方式和脾性。据说当沃尔夫在写《时间与河流》时，他那六英尺半的身躯伏在电冰箱上，以冰箱为桌，每写完一张，他竟连着都不再看一遍，就扔进一个木板箱里。最后，说是有三个彪形大汉，把那个装得满满的、沉甸甸的箱子运到了珀金斯那里。珀金斯不知怎么竟将这堆感情的倾吐物变成了书。麦考密克班上的同学们还全都听说过马克斯韦尔·珀金斯的帽子，那是一顶旧浅顶软呢帽。珀金斯无论是在室内还是户外，都整天戴着，只有

^①所谓四个字母的字眼即脏话。——译者

上床前才把它从头上摘下来。

麦考密克说着说着，这个传说中的主角走近四十三号街的房屋，默默地走进了门。麦考密克抬起眼睛，看见房间后面的门中，有一个弯腰曲背的人。他一句话讲了一半便停下。欢迎来者，全班同学都转过头去，这位美国最伟大的编辑第一次闪进他们的眼帘。

他六十一岁，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体重一百五十磅。他带的雨伞似乎没有挡住什么雨，浑身湿淋淋的，帽子耷拉在耳朵上。珀金斯削长的脸上充满粉红的色泽，使轮廓明显的面颊显得非常柔和。他的鼻子厚实而红润，鼻梁直挺挺的，鼻尖呈鹰嘴状。他浅蓝色的眼睛温情脉脉。沃尔夫曾经描写这双眼睛“充满着奇异的、雾蒙蒙的光泽，有着大海遥远的气色，犹如开往中国航行数月的快速帆船上的新英格兰水手的眼睛，一些东西淹没在海一般深邃的目光里。”

珀金斯脱掉了湿淋淋的雨衣，现出杂有黑白点子的灰色西服，三件一套，皱巴巴的。然后，他的眼睛向上看了看，摘掉帽子。帽子下金属般灰白的头发向后笔直地梳去，在前额的中部呈V字形。马克斯·珀金斯不大注意自己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这倒挺好，因为在这个特别的夜晚，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来自佛蒙特的粮食饲料商，穿着最好的礼服进城，却遇上了大雨。当他走到房间的前面时，看上去有点茫然。肯尼思·麦考密克介绍他是“美国编辑的元老”时，他显得更加茫然了。

在这之前，他从来也没有象这样当众讲话。每年他都要接到几十份请帖，但他一概拒之。其一，因为他变得有些耳聋，有意避开众人。其二，因为他坚信图书编辑应该尽量少抛头露面。他觉得公众对编辑的欣赏将逐步破坏读者对作者的信赖，

伤害作者的自信心。还有，直到珀金斯接到麦考密克的邀请时，他从来也没发觉讨论他自己的职业有任何意义。肯尼思·麦考密克是出版界最能干、最令人喜欢的人物之一，正是他实践着珀金斯的编辑要自我埋没的哲学，是一个难以拒绝的人。也许珀金斯察觉到疲劳和悲哀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他自己的寿命，感到最好把他的所知倾述出来，免得为时太晚。

珀金斯把大拇指舒适地插进马甲的臂口，用他那略带点刺耳的、颇有教养的话音说：“你们首先要记住，”他没有完全面对他的听众，“编辑不要对书稿添枝加叶。最多，他就象一个女仆那样为作者服务。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因为编辑至多是出点力气，而不是创作。”珀金斯承认他对于那些一时没有主意的作家提过建议。但是他强调，这样的作品通常都不是他们的上乘之作。虽然它们有时也能够畅销赢利，甚至得到书评界的美誉。他说：“一个作家的上乘之作，是完完全全出自他本人的。”他警告这些学生，做为编辑切勿致力于把自己的观点注入到作者的作品中去，也不要试图改变一个作家的特色。“事情就是如此简单，”他说，“如果你有一个马克·吐温，切勿把他变成一个莎士比亚；也不要把一个莎士比亚变成马克·吐温。因为一个编辑最终能够从一个作者身上发掘的，只能是作者本身所固有的。”

珀金斯用听觉有困难的人发出的低沉的声音说话，他说得小心翼翼，仿佛对自己的声音感到诧异。起初，听众们不得不拉长耳朵听他讲话，但是几分钟后，他们变得鸦雀无声，于是他的每一个音节都非常清晰。他们专心致志地聆听这位羞怯的编辑谈论有关编辑工作令人兴奋的要求——探求他惯常说的“货真价实的东西”。

当珀金斯结束了他准备好的谈话后，肯尼思·麦考密克便要全班同学提问。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如何与福·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共事的？”

珀金斯略思片刻，脸上掠过一丝微笑，然后答道：“司各特一直是个君子。有时他需要额外的支持——清醒清醒——但他的作品写得很漂亮，这是值得的。”珀金斯继续说，编辑菲茨杰拉德的作品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他对作品的追求是尽善尽美的，要求其正确无误。但不管怎么说，珀金斯进而讲道：“司各特对批评特别敏感，他能够接受批评。但作为他的编辑，你必须对你所提出的任何事情都要有把握。”

讨论转向了厄内斯特·海明威。珀金斯说，海明威开始写作时需要支持，后来更需要支持，“因为他那时写作象他生活一样敢于冒险。”珀金斯认为海明威的作品表现了主人公的那种品格——“艰难之下的优雅”。他说，“海明威很容易对自己的作品修改得太过分。”他有一次告诉我，《永别了，武器》的部分章节他写了五十遍，”珀金斯说：“一个作家在摧毁自己作品的素质之前，便是一个编辑进行干预的时候，但是不可早此一刻。”

珀金斯说了一些他与厄斯金·考德威尔共事的往事，然后评论了他的几个作品最畅销的女小说家，其中包括泰勒·考德威尔、马西娅·达文波特和玛乔里·金兰·罗琳斯。似乎大家一直不愿意提起一件十分敏感的事情，因此最后才冒出有关已故托马斯·沃尔夫的问题，他后期与珀金斯疏远了。当晚余下的时间，大部分提问都涉及到珀金斯与沃尔夫难分难解的关系，这是他生涯中最艰苦的努力。多年来广泛的谣传说，在出版沃尔夫那些杂乱无章的小说中，他和珀金斯是平起平坐的合作

者。珀金斯说：“托马斯有着非凡的才华和天赋。他的才华，象他对美国的看法，是如此地广泛，他所要表达的不是一本书，也不是一个人的一生所能容纳得下的。”当沃尔夫把他的世界搬入小说中时，珀金斯觉得他有责任在长度和形式上规定一个范围。他说：“这些是通常的惯例，沃尔夫没有时间停下来自己考虑。”

“沃尔夫是否欣然接受您的建议？”有人问到。

珀金斯笑了，这是那天晚上他第一次笑出了声。他说出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他们相处的中点。当时他试图使沃尔夫删掉《时间与河流》的某个章节。“这是一个闷热的深夜，我们一起在办公室工作。我把我的设想告诉他，然后静静地坐着，阅读着书稿。”珀金斯知道沃尔夫最终会同意删除的，因为删除的理由在艺术上是合理的。但是沃尔夫并不轻而易举地让步，他四下转动着脑袋，在椅子上摇晃着，眼睛扫视着珀金斯陈设简单的办公室。“我接着阅读书稿，读了不下十五分钟，”马克斯·珀金斯继续说，“但我清楚汤姆^①的一举一动——最后他直盯盯地看着办公室的一个角落，角落里挂着我的帽子和大衣。在帽子下面衣服旁挂着一条可怕的响尾蛇皮，蛇皮上有七个响环。这是玛乔里·金兰·罗琳斯送的礼物。马克斯·珀金斯看着汤姆，汤姆盯着帽子、大衣和蛇皮，“啊！”沃尔夫大声地说，“一副编辑的嘴脸！”开完这么一个小小的玩笑，他便同意删除那个章节。

那天晚上，这些未来的出版家们有些问题不得不重复地提出，这样珀金斯才能够听清楚。他说话时常出现长时间的、令

①汤姆：托马斯的昵称。——译者

人困惑的沉默。他对问题回答得颇有说服力，但在答题之间，他的思维好象飘忽在数以千计的不同的回忆之中。“马克斯·珀金斯似乎进入了 he 自我的精神世界，”麦考密克几年后说，“进行着内在的、个人的联想，象进入一个小房间，随手扣上了门。”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讲演，大家入迷地坐着听着。这位几小时前从雨中蹒跚而入的乡巴佬，在他们面前把自己变回成一位正是他们想象中的传奇人物。

九点过后不久，麦考密克将时间通知珀金斯，以便他能赶上火车。但这时停止演讲太残忍了，他提都没提及他与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J·P·马昆德、莫利·卡拉汉、汉密尔顿·巴索等人交往的经历；他还没有谈及传记作家道格拉斯·索斯霍尔·弗里曼，也没有提及埃德蒙·威尔逊、艾伦·塔特、艾丽丝·罗斯福·朗沃斯、南茜·黑尔；限于时间，他无法说说约瑟·斯坦利·彭内尔，他认为彭内尔写的《罗姆·汉克斯》是他近年来编辑的一部最激动人心的小说。他也没有时间去谈一些新作家——例如艾伦·帕顿、詹姆斯·琼斯，他正在编辑这两位作家很有希望的书稿。不管怎样，珀金斯无疑感到自己说得太多了。他拿起帽子，用力扣在头上，披上雨衣，转身背朝热烈鼓掌的听众们，象他进门时一样，悄悄走了出去。

大雨仍下个不停，他撑着黑伞，艰难地走向中央大火车站。他在一生中从来也没有这么激动地、这么公开的谈论自己。

那天深夜，当珀金斯回到康涅狄格州新迦南的家中时，他发现五个女儿中的老大回家过夜，正在等着他。她注意到爸爸似乎很忧郁，便询问起原因。

“今晚我做了一次演讲，他们称我为‘美国编辑的元老’，”他解释说，“当人家叫你元老时，那就意味着你完

了。”

“嗨，爸爸，那可不是意味着你完了，”她反驳道，“那正意味着你到达了顶点。”

“不，”珀金斯直截了当地说，“那意味着我完了。”

这是三月二十六日。二十六年前的三月二十六日是马克斯·威尔·珀金斯伟大的开端——一部书的出版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其他许多事情。



第二章 天 堂

一九一九年，隆重的爱国游行成为曼哈顿春季的典礼。一星期又一星期，游行的队伍狂欢地齐步走过第五号马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①打完了，胜利了。

在第四十八号街，游行队伍走过出版商、书商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的办公楼。斯克里布纳大厦是一座十层高的古典建筑，顶上矗立着一对方尖塔，雄伟的壁柱为大楼增光添色。镶满着闪亮铜器的一楼是斯克里布纳书店考究的店面。这是一个宽敞的、长方形的房间，高高的拱顶，窄窄的金属螺旋楼梯通向上的走廊。过去经理这家书店的约翰·霍尔·惠洛克（以后成为斯克里布纳公司的编辑）称这家书店为“一座拜占庭大教堂式的书店。”

书店边上有一个不显眼的入口，里面有一条走廊通向电梯，电梯咔嗒咔嗒地升向上面斯克里布纳书业的王国。二楼和三楼是财政和商业部门的房间，广告部在四楼，五楼是编辑部——没有装饰的白天花板和白墙壁，没有地毯的混凝土楼梯还有活动顶盖的写字台和书架。在这简朴的风格之中，斯克里布纳公司正值一个书业家族的第二代，在美国所有出版业中以最富有体面、最困守传统而著称。此处依然有一种狄更斯小说中的气氛。例如帐房是由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先生掌管，他成天

^①即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

坐在一个高高的凳子上，查阅着一本本皮革装订的分类帐。那时打字机得到了普遍使用，因为必须要雇用女性来使用这些新发明的玩意儿，男人们便被要求不得在办公室里吸烟。

第五层楼对该公司实行着活象十九世纪的君主制的统治。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二世，即“老查尔斯”，是无可争辩的统治者。他的脸部表情通常是严肃的，鼻子直挺挺的，一头剪得短短的白发，留着小胡子。他六十六岁，统治了这里四十年。他的继承人是他和蔼可亲的弟弟亚瑟，比他小九岁，相貌也比较和善。惠洛克说：“因为他哥哥的活力，他总是显得有点束手无策。”总编辑威廉·克雷里·布劳内尔，长着白络腮胡子和海象般的长须。他在办公室里有一个铜的痰盂和一张皮的长沙发。每天下午他都要看新送上来的书稿，接着便考虑上一小时，然后绕街区散步一圈，抽一根烟，吞云吐雾，然后回到他的书桌，吐口痰，便准备发表他对书稿的意见。

斯克里布纳公司也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成员，马克斯韦尔·埃瓦茨·珀金斯便是其中之一。他于一九一〇年来到这里，当了四年半的广告经理，后升到编辑部，在德高望重的布劳内尔手下当学徒。到了一九一九年，珀金斯已经成为一个有前途的青年编辑。然而当他注视着办公室外的游行队伍，他却对自己赖以职业感到一阵失望的刺痛。在他三十多岁时，他就一直认为自己过老，承担的职责过重，没有从军参加海外的战事。看着这五彩缤纷的凯旋场面，他为自己不能亲眼目睹战争而感到惋惜。

斯克里布纳公司本身几乎没有经历过战争及其动乱。斯克里布纳的图书目录只不过是文学趣味和文学价值的一潭死水。它的书从未超越“正派”的范围。确实，他们的书仅仅是使读